

名賢傳
名宦傳

新絳縣志

卷四

名賢傳

名賢之出所以綱紀羣倫映輝山川絳之舊志於春秋時晉之人物搜輯靡遺據編者之意則謂晉都於絳凡仕於絳者皆絳人也竊以爲未允夫仕於絳非產於絳也假令文翁守蜀遂入益部耆舊之中朱邑思桐便與廬江小史並列有是理乎今於諸賢確係絳產者編入名賢傳內非絳產者均行裁汰以免借材之誚且彼諸賢事蹟大都在春秋三傳內其書爲人人所必讀其姓名爲人所所經見即不載入方志亦不虞其湮沒也作名賢傳

周

韓厥韓萬元孫晉景公時爲司馬鞍之戰執齊逢丑父以獻趙

氏既滅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不可以無後於是復立趙武而反其田簡王元年晉人謀去故絳居郇瑕厥謂不如新田公從之欒書等將弑厲公執厥厥辭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後代欒書爲政卒諡獻

韓無忌厥之子悼公以其鎮靖與荀家荀會欒黶並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及厥告老將立之無忌有廢疾辭請立弟起公謂無忌仁能長公族大夫卒諡穆子襄平嗣職

韓厥起之子無忌弟也無忌稱其賢讓立之悼公使佐上軍靈王八年諸侯伐鄭起與荀偃將上軍鄭人行成平陰之役起與趙武以上軍圍廬還自沂上魯襄公賜以三命之服二十五年

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二十六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告晉起言而許之後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聘鄭起有玉環其一在鄭商起買諸賈人子產不可起遂辭玉列聘諸國賦詩贈答無失禮後代趙武爲政卒謚宣子須

羊舌大夫有友爲申生尉申生被讒或勸之行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過宿其爲大夫也悉善而謹其端其爲與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爲容也溫長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此羊舌大夫之行也孔子

云

羊舌職羊舌大夫子簡王十八年爲晉中軍尉佐悼公以職之聰敏肅給也故使之

羊舌赤字伯華職之子職卒悼公使代父任食邑銅鞮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孔子云

羊舌肸字叔向職之子赤之弟靈王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宋公享之晉趙武爲客楚子木與之言弗能對叔向侍言子木亦不能對景王十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

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乃逆之
見單子視下言徐決其將死聞魯昭公之不感而知其失國其
言多驗事悼平昭三公幾四十年以德義輔君以博識嫺禮聞
列國孔子稱爲古之遺直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石黨於祁盈
而助亂殺之遂滅羊舌氏

唐

敬君洪累功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元武門隱太子之死與中郎
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沒

裴 灌聞喜縣人裴琰之子徙居絳州舉明經遷監察御史時崔
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贓爲李商隱所劾詔灌按訊灌執正其罪

天下稱之睿宗造金山玉真二觀旱甚役不止灌上疏諫開元
中累遷吏部侍郎甄拔士類爲多擢吏部尙書改太子賓客卒
謚懿祀鄉賢

譚 忠祖琮天寶末令內黃殉城忠豪健喜兵范陽節度劉濟與
二千人障白狼口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伐趙魏博節
度田季安欲先捍之忠時使魏入語季安曰是引天下之兵也
不如悉甲壓境陰遣趙人書使遣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則霸
基安矣季安曰善遂用其謀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曾濟合諸
將議忠疾對曰天子必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擊之使
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使無伐趙濟召問何以知之

忠曰此潞廬從史計以燕販忠也濟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
後者醢以徇遂屠趙饒陽東鹿十四年趙人獻城冬誅濟忠因
說濟弟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於天下相離六
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總泣且拜曰吾心定矣
明年春總去范陽卒於趙忠護喪西數日亦卒忠官至御史大
夫弟憲安次令祀鄉賢

宋

薛 奎字宿藝舉進士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又能知人善任以
嚴治京師以寬治蜀皆以最稱遼使蕭從順請見章獻后奎獨
以理折之乃止章獻后欲以袞冕謁太廟奎力陳其不可后不

能奪爲改服章獻崩上泣謂羣臣曰太后頃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章聖於地下卒以后服歛上嘗數宴大臣奎諫曰天下誠無事而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上嘉納焉累官至龍圖閣學士參知政事卒謚簡肅子直孺謹飭好學早卒以弟子仲孺嗣廕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右贊善大夫殿中丞兄睦有隱操以恩例補右班殿直居頃之棄去不復仕以德行文學爲鄉善人弟塾以恩例官內殿崇班兄子長孺尙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事良孺國子博士俱歐陽修誌表其墓祀鄉賢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僑家焉宗政幼豪偉

有膽略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率義士據險邀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獵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襄陽嘉定十年金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三軍設三伏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帥京西差權棗陽軍初抵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乃周城開濠四面兵列濠外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

突擊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櫛
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
金人選弩子手二千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礦石工陷城運
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阬防地道瓶戰棚
防城隕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鞀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
析路剝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
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
正城深阬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
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水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中軍

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燄金將
於後拒馬揮刀迫令前自斫至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俄乘順
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血戰凡十五陣金兵死者千
餘弩子手十死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礮愈急會王大
任領銳卒一千轉門入城遂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
尸遍地訛可走奪銅印十有六獲輜重牛馬萬計升武功大夫
兼閣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金境檄宗政
圖之一鼓而拔燔聚夷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
陽代許國爲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
北濠外瀦水爲溝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萬數發廩贍之給

田胤屋與居籍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禦使宗政爲將有功怨必賞有罪親必罰好賢樂善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慟哭祀鄉賢

孟 珙字璞玉宗政子也僑棗陽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珙料其必窺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援棗陽常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轉進武校尉理宗特援忠甥郎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經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

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琪代分其軍爲三衆
乃帖然紹定初叛平堰於棗陽建通天槽溉田十萬頃軍民分
屯收五十萬石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母憂起復京西兵馬鈐
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逼蔡檄琪成鄂討金唐鄧行
省武仙破其九砦武仙走追及之仙與五六騎奔降其衆七萬
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
遣王檄約攻蔡琪請以二萬人行端平元年正月城中絕糧盡
琪帥師向南門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衆兢登大戰城上
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殺其元帥兀林達執參政張天綱以歸
得金盞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二

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駐黃州朝辭上問恢復對曰願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問和議對曰臣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黃州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元兵攻蘄州解其圍又攻襄陽琪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三年累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初詔琪收復京襄琪謂必得郢然後可通饋饟得荆門然後可出奇兵由是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拜武甯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釐蜀弊政爲條頒諸郡縣淳祐五年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許回授琪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障沮漳水繞城北入

於漢三海遂通爲一渺然巨浸及襄陽軍亂行省范用吉密通
降款琪白於朝不省嘆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
病革乞休致卒於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境內聲如雷卒之
夕大風發屋折木贈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廟曰威愛琪忠君
體國可貫金石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面色凜然退則焚
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著
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兄璟鎮武昌弟瑛璋並以
軍功顯

金

李愈字景韓正隆間進士慷慨尙志節大定間典解郡明昌中

召授曹王傅從王賜宴北部還奏諸部貢馬止可委招討司受
於界上量給迴賜省費以廣邊儲擬沿邊創設重鎮十數田給
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而兵自富強上嘉其忠尋擢
河南路提刑使以最著改河平軍節度使遷刑部尙書奏除陳
言洩漏科罪舊條以廣言路上將巡幸長樂以屢諫乃止復授
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卒諡清獻所著狂愚集二
十卷祀鄉賢

梁 襄字公贊父定早亡養於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大定
三年進士令淳化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爲薛王府掾
時世宗將幸金蓮川上疏極諫世宗納之遂罷行襄由是以直